



按时长大

佳作·获奖作品

陈伯吹儿童文学桂冠书系

名刊佳作

按时长大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一任天真

我们倡导天性、率真的阅读与成长

ISBN7-5324-6975-1 / I·2471

图书在版编目(C I P)数据

按时长大/本社编.—上海:少年儿童出版社,2006.8
(陈伯吹儿童文学桂冠书系)

ISBN 7-5324-6975-1

I . 按... II . 张... III . 儿童文学—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

中国—当代 IV .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6) 第079824号



按时长大

本 社 编

颜 青 图

赵晓音 钱 黎 装帧

责任编辑 王 偕 美术编辑 赵晓音

责任校对 王 曜 责任监印 万友明

出版发行: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少年儿童出版社

地址: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邮编:200052

易文网:www.ewen.cc 少儿网:www.jcph.com

电子邮件:postmaster @ jcph.com

印刷:上海市印刷七厂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12

2006年新 1 版

定价:19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如发生质量问题,读者可向工厂调换

为小孩子写大文学

这套丛书的缘起还得从上海说起，上海是一块神奇的土地，百年来急促的城市化、商业化、传媒化、娱乐化脚步催生了沪上近、现代文学的枝叶繁茂。回望中国近、现代文学，乃至新文化运动的历史，上海是一座文学“重镇”，一口审美的“深井”，一块思想与艺术的“高原”，儿童文学恰是其中一丛绚烂的“七色花”。百年悠悠，现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在这里酝酿、探索、起航，域外的儿童文学经典在这里成系列地译介、刊行，江南厚实的文学传统在这里不断地被重新“发现”，使得上海儿童文学的容涵度大大超越了上海的地域概念，成为一种与城市化、全球化、民族化等当代思潮贯通的，也与域外现

代、后现代各路文学流派互动的创作群落概念，逐渐彰显出文学性格与文学类型的意义。

诚然，上海开埠以来，中西、古今文学的交蒸，使得儿童文学阅读、创作、批评的眼界大开，境界突兀，吸引了一批批怀揣文学梦想的少年、青年作家在这片园地里晨操暮练、奋力跋涉，一步一步成就他们心头的梦想，鸡鸣天下白，卓然成大家。童心稚趣主题的创作与出版成为一代代沪上文学新人的“启蒙课”，成为他们漫漫文学旅程中的大智慧与真欢乐。在上海百年儿童文学创作的长河里，有一位作家，一位长者，一位导师，让我们不能忘怀，他就是陈伯吹。陈伯吹，从1923年创作第一部儿童文学作品开始，到1997年驾鹤西行，对儿童文学，对上海，他一往情深，矢志不移，他一直守护在上海这片儿童文学的沃土上，编织着他珍爱的儿童文学梦想，也只是因为战乱、奉调两次短期离开过上海。如今，他已经成为我们心中一尊高大的儿童文学背影，一份沉甸甸的儿童文学承诺。他将毕生的挚爱都献给了一个信念——为小孩子写大文学。1981年，他倾其一生的积蓄创立了“陈伯吹儿童文学奖”（最初为“儿童文学园丁奖”），以褒奖上海的儿童文学佳作嫩苗、高士新人，25年过去了，这个奖励滋养了一大批儿童文学菁英，还培育了一种纯真的、优雅的、纳新的当代儿童文

学的性格与风范。

毋庸置疑，上个世纪 30 年代京海之间学人们意气纷争的阴影，“大一统”的文学版图意识、50 年来流行的抗拒城市化的乡土文学优越感，使我们常常回避城市创作群落与风格的价值与意义。然而，当我们置身于历史与全球化的视野之中，重新审视文学的境界、性格划分，我们就会有全新的理解。诚然，文学性格的第一分野在时代性，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话题与胸襟，如今文学时代的划分越来越短，历史上“各领风骚数百年”的尺度被大大缩短，文学的代际更迭已经缩小到 10 年，甚至更短，但就思想与文学的双重拓展意义而言，风物还宜放眼。第二分野在创作语言，它是一种源于国家、民族，又超越国家、民族的划分，其品质差异在创作语言的文化质感、容涵力、表现力、穿透力等基础，如文献学中英语文学、德语文学、俄语文学、法语文学、华语文学、日语文学的划分。第三分野在文学的国别（本质上也是一种区域划分），它的差异在国家政治意志、主流思想意识、民族传统与智慧的不同投射，它是当下抗拒经济全球化的文化趋同性销蚀，维护文化多元化的宝贵的文化自觉。第四分野在区域与作家群落，是最鲜活、最富有坚实土壤感觉的文学性格，它与区域经济、文化、习俗的沿袭和变迁息息相关，也是构成国家、民族文学性格

的根脉与基石。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,民族与区域文化性格迥异而鲜明的国度,又岂能一以概之。而且,就文学性格的发生学而言,时代、语言、国别只是外在的前提,区域与作家群落才是内在的文学性格主体。因此,一位作家,一位伟大的作家,将自身的创作定位于某种区域文学的类型,绝不是一种屈尊,而是一种根深叶茂的升腾。

由陈伯吹以及“陈伯吹儿童文学奖”所培育、倡导的阅读与创作的品质、性格是什么呢?首先,他以“童心论”为理论内核,培育、倡导一种天性、率真的文学基调。其次,他以自身的创作实践培植、示范一种纯真、隽永的创作风范,他自己的作品犹如“丝竹悠悠”,极有韵致。其三,他一方面重视域外儿童文学的借鉴、学习,比较与包容。无论是东洋还是西洋,都主张大力引进、译介;另一方面,他也十分注意江南文化的底蕴培育与根脉滋润,努力建构海纳百川、融通古今的区域文学性格,以此来吸附、凝聚各类文化性格的创作群落。由此看来,陈伯吹对于中国现、当代儿童文学来说,是一团跳跃的烛火,是一把丈量艺术品质高下的标尺,是一面映照心灵清浊、纯杂的精神明镜,当人们面对他生活的儿童文学时代,无法回避他的眼光与观念,这就是我们策划、出版“陈伯吹儿童文学桂冠书系”的动因和归依。

另一重动因源于儿童文学的“现代性”与“当下性”(或许当下儿童文学创作、出版、阅读的迷茫、迷失还不能构成一种文学史意义上的“阶段性”)的断裂与冲撞,百年阅读、创作、批评形成的儿童文学审美规范近 10 年间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和颠覆,儿童文学流变中的厚实沉淀被轻率消解、抛弃。在这种消费主义、娱乐至上的世俗化潮流面前,陈伯吹以及“陈伯吹儿童文学奖”所倡导、实践的儿童文学创作规范也同样受到了挑战,作为一种对儿童文学品质的坚守,一份对世俗潮流的抗争,我们想到以陈伯吹的名义推出这套具有当代上海性格,坚守现、当代儿童文学审美价值的丛书。我们不反对文学创作、阅读、鉴赏的多元化,但是,我们有责任为儿童文学的美学传统辩护,为陈伯吹的文学主张辩护。

亲爱的少年读者,感谢你关注、阅读“陈伯吹儿童文学桂冠书系”,但愿它能归入你的珍藏,在各个年龄阶段里不断地被重读。因为好的儿童文学是“无年龄的文学”,也因为陈伯吹爷爷告诉我们,每一个人的内心都需要童年般的“纯粹”和“真诚”。时代会变,这一点永远也不会变。

少年儿童出版社
2006 年 6 月 1 日

目 录

飞翔的天堂鸟 / 张 弘 1

按时长大 / 饶雪漫 87

远山 / 谢 华 139

快乐小孩 / 梅思繁 199

阿 玉 / 韩青辰 285



校园小说·按时长大·飞翔的天堂鸟

飞翔的天堂鸟

张 弘



我打算将以下的日记献给一个人，不过为了防止日后此日记本不幸落入他人手中，引出无端猜疑，本人郑重申明：

1. 我并不是为了给人看而写日记。可是中午在阅览室，我随手翻翻那些中外名家的日记体著作，怪了，第一页上都这么写：“献给我最最亲爱的xxx”，“为我心爱的xxx而作”，“我敬重的xxx，谨以此书代表我的……”啧啧，有点肉麻！但如果这是世界潮流，文学传统的话，那我怎么好免俗呢？

2.可是我要献的那人决不是我最亲爱的,他(注:不是“她”)甚至有点叫我讨厌,让我一坐到他身边就浑身别扭。但以后我会不会喜欢上他,这倒很难预测,我这人情感变化不定。

3.我不得不将日记献给他的另一重要原因是:在他到来之前,我可是从不写日记的,自从遇到了他,怪了,仅仅一天就一下子冒出了那么多事,叫你非写不可,哪怕你的作文糟糕透顶,不写也会手指尖痒痒。并且我有预感,今后还会有更多意想不到的事发生。当然,那么多的事未必都是可以登报的好事,也不是要打“110”的坏事。但这些事恐怕已经或将要和我、和他较上了劲。

所以请允许我这样写:

谨以此日记献给我目前还不怎么亲爱的同桌凌翔(男)。

——游海洋(男)敬上



二月十五日
星期四 晴

我多想也化为一只天堂鸟伴着你洁白的飞翔寻找太阳的方向

这可不是我的什么第二篇献辞，有的事，你只做一遍，就已经大倒胃口。这是我们初二（3）班排演的课本剧《天堂鸟》里的台词，是我们的“总导演”晏子诗兴大发的杰作。她看见我在低头写东西，就夸张地大叫：“快呀！游海洋！快替我记下来，一会儿就要逃掉的！”

“逃什么逃？又不是兔子。”我嘟哝着，“什么‘洁白的飞翔’，这种

假模假样、文理不通的诗，撒到南京路上一百个人捡了一百个人不愿意要。”不过，我还是帮她记了下来，喏，就是在我的日记本的第二页。现在倒好，我的第一篇日记只能跟着她“洁白的飞翔”“飞”到太阳里去了。

晏子听了好像很不开心，立刻板起了脸教训人，现在的女生，特别是我们班的女生，一点点温柔都没有。晏子嚷嚷道：“游海洋，你干嘛老不支持集体活动？不成，这出戏，非得让你了解一下不可。”这下惨了，她拉着我说戏，把个课本剧吹得天花乱坠。当然，《天堂鸟》也不是个太糟糕的骗人故事。它说的全是真人真事：一位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瑞典女作家，叫什么什么茜尔玛·拉格萝芙的，小时候曾是个双腿残疾、坐轮椅的孩子。有一回，她随父亲乘上了一艘豪华客轮远游。水手艾尔顿陪她在甲板上吹风，指给她看一种叫“天堂鸟”的白色海鸟。茜尔玛感动极了，她指着那群飞向朝阳的“天堂鸟”大喊：“啊，我多想站起来，追逐我的天堂鸟！”

我正听得入神，晏子的声音戛然而止。

“后来呢？”我傻傻地追问。

“后来？戏完了呗！啊，一个回味无穷的结尾。”晏子闭上了眼睛，喃喃自语，“我多想也化为一只天堂鸟/伴着你洁白的飞翔/寻找太阳的方向……”

“这算什么呀！”我欲拂袖而去，大有受骗上当的感觉，“茜尔玛到



底站起来了没有？这出戏说得不明不白。”

“哎，你别走！”晏子这才睁开眼，“你还得在里面演一个重要角色呢！”

“我？重要角色？”总算晏子有眼，我长到十四岁只演过一出戏，还是和（2）班的蒋羽翀他们合排布偶戏《拔萝卜》时，一动不动地演一个红皮萝卜。我从教室门口折回身来问晏子：“是船长？还是茜尔玛她爸？要不，是水手艾尔顿？”

“不！不！”晏子站在教室后方黑板报前，自己先兴奋得涨红了脸，引得教室里的同学都前后扭头，盯着我俩看。“是主角！”晏子像宣布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得主的金牌司仪，“你演茜尔玛，演主角！”

什么？让我演一个坐轮椅的残疾人？还是个男扮女装的角色？班里笑得像炸开了锅。我走也不是，留也不是。晏子笑眯眯地上前来：“我看给你扎块头巾，涂些胭脂，你只要低下头……”

感谢学校，就在我没招的时候，可爱的上课铃响了。晏子仍笑眯眯地对我挥挥手：“一会儿再聊噢，大主角！”

我在全班的注目礼中落荒而逃至座位，不想前排的“马上多纳”和“乔丹”还回头来添乱。

“怎么样？我早就跟你说过，晏子厉害，惹不起吧！”“马上多纳”边说还边朝晏子那儿瞄瞄，一副胆小的样子，“马上就应验了，马上你还要吃大苦头。马上……”

“马上！马上！瞧你，江山好移，‘马上’难改！”我正好找着了个出气筒。“马上多纳”本来是叫马尚海，我瞧他临门一脚的姿势特优美，才封了他这个“马拉多纳”的美名。封完不久发现他居然还有个“马上”、“马上”的口头禅，遂为其更名“马上多纳(哪)”。

“马上多纳”马上吐了吐舌头。

“可不，老马就是因为这老毛病改不了，才落选女主角的。”“乔丹”不怀好意地拍拍“马上多纳”的肩，“我嘛，先天不足，太黑，演不了女孩子，遗憾，遗憾！哎，怎么游海洋你今儿运气这么好？那么多女生，她为什么不喊？比方‘王军霞’？”

顺便说一句，只要是我们初二(3)班的成员，没有一个绰号不是和体育沾边的，我们中还有叫“李宁”、“曹薰炫”、“刘易斯”的呢！当然，我游海洋和晏子、何其乐等少数几个人是例外，因为我们的名字本身就像绰号，真不知我们的爸妈当初是怎么想的？让自个儿孩子的大名被人叫着取乐儿。教过我们课的老师，没有一个不被我们的这些绰号所感动，特别是我们的体育老师，他说这是他执教三十年来遇到的最生龙活虎的班级！

现在晏子居然想在这么个班里找到一位仁兄坐在轮椅里演戏，这真比跳上月球的宇航员还难。我可以预见，无论叫谁演女主角，她(或他)都会在台上表演单轮独转或轮椅竞走之类的，甚至演到兴头上，都会不顾剧情，甩了轮椅自管自在台上奔跑起来。可不，有一回